

● 苏荣 著

骨埋雪山寻忠魂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青島崂山專政覽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骨埋雪山

寻忠魂

● 苏荣 著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骨埋雪山寻忠魂

著 者：苏 荣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北京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北京京峰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44,000

版 次：1991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200

书 号：ISBN 7-5033-0508-8/I·255

定 价：3.9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序

益希单增

苏荣的五个电视、电影文学剧本汇集成册出版，这确实让人高兴。在西藏工作的军人中他是很勤奋的一个，又是很努力的一名摄影兼文字的新闻战士。

几年来，他面对陌生而又神秘的西藏，积极深入生活，从高山到峡谷，从北疆到南域，从军队到地方，不仅拍摄了许多感人的照片，而且记叙了许多生动的文字。于是他由表及里地了解到西藏的真实，了解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尤其了解到坚守在高原上的解放军指战员们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理想。1989年，他获得全军新闻二等奖，并被评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优秀通讯员的称号。由于他的不断进取，又先后在全国多省市及军队报刊获得24次新闻奖，荣立二等功二次。

文笔朴实而细微，故事引人而充满生活气息，普通人物的高尚在于辛勤劳动和心灵深处的自尊，英雄人物的殁世在于对事业的坚贞，对人民的忠诚。这个册子给读者的是美好的思想启迪，让你领略西藏军人的风采，以及他们的挚著追求和平凡中见伟大的业绩。

和平解放西藏已经40年了，然而40年来由个人汇集成册的电视、电影文学剧本出版还是首次，这个光荣属于“军
鸟先飞”的苏荣。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西藏这片古老而又
年轻的土地上勤奋耕耘，勤奋写作，虽不成名，但求务
实。”

1990年11月

目 录

序.....	益希单增 (1)
格桑梅朵.....	(1)
这里，有一位军人妻子的墓碑.....	(70)
骨埋雪山寻忠魂.....	(109)
雪山盗贼.....	(140)
抗英城下话朗生.....	(200)
后 记.....	(212)

格 桑 梅 朵

一

金秋，高原的苹果园里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微风摇曳着果枝，透过密茂的树枝叶空隙，可以看到穿红挂绿、戴着金项链的藏族姑娘们正在欢快地喜摘苹果。

一位年方二十六七的藏族少妇背着一筐苹果，从果园里走出来。她拨了拨额前的头发，用手帕擦了擦汗水，抬起头来，我们才看清她那红润含腴的脸庞。她身体结实、俏丽，一副现代藏族少妇时髦打扮，红绸内衣，西服上装围着邦垫（汉语裙子），直筒裤，半高跟皮鞋，衣着十分合体，她就是格桑梅朵。

一位四十开外的妇女从侧面果树林中走到梅朵跟前，象报告大喜事似地说：“梅朵，顿珠回来了，听说他从内地大学毕业分配到地区工作了。”这位妇女叫卓玛，是梅朵的姨妈。

梅朵看着卓玛姨妈，她那微微挑起的眉梢和明亮的眼睛，说明梅朵听到顿珠从内地大学毕业的消息内心是十分激动和高兴的，但嘴上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分配就分配呗！”

卓玛姨妈瞧了梅朵一眼，和梅朵并排走着，一边说：“可不能小看罗，这回我们边村里出了圣人。梅朵，当初姨妈我给你介绍这个对象怎么样，没错吧？”

梅朵不语，只是低头微笑着。

卓玛姨妈却越说越起劲：“不是姨妈夸口，我早就看出这孩子聪明，有出息，要不，姨妈能把你这个出了名的美姑娘介绍给他做媳妇……”

梅朵背着果筐走着，脸洋溢着甜蜜的笑意，仍没有说话。

卓玛姨妈：“顿珠当了干部，你们要是进了城，莫忘了姨妈哟……”

梅朵：“哪能忘得了你呀！”

卓玛姨妈露出自豪的笑容：“好，好！梅朵快回去看看，几年不见面，你们互相都想着啦！”

梅朵把本来咬着的嘴唇一松，腼腆地说：“姨妈，你真是……少说两句好不好。”脸上露出了幸福而嗔怪的笑容。

卓玛姨妈也笑了：“好，我不说了，不说了！你阿妹把香蕉苹果背回去了，我还要赶回去装箱，明天姨妈过来看看他。”说罢，背起果筐走出果园。

梅朵轻快地走了几步，把满满的一筐“国光”苹果放在蜜桃树旁，擦了把额上的汗。

梅朵看着老蜜桃树上那鲜红的桃儿，俊美的脸庞上露出了笑意，5年前的情景油然展现了。

一个清晨，红日露出笑脸，朝霞透过山峰。

梅朵送顿珠去内地上大学，来到这棵蜜桃树下，两人依恋地相望着，象枝头的一对蜜桃儿亲密无间。

顿珠：“梅朵，阿爸阿妈年老多病，我走了，好几年才回来，家里的活儿全撂给你了。你身怀有孕，可要多保重呀！”

梅朵望着顿珠，感激地点了点头，脸上飞起了红云。

顿珠望着梅朵：“梅朵，我们要分别了，你不说句话？”

梅朵的目光再一次在顿珠脸上扫了一遍，说：“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问你一句，上了大学会忘了我吗？”说着，把头低下来。

顿珠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拉着梅朵的手说：“梅朵，你太多心眼了。要不是为了前途，挣个文凭，我死也不会离开你！”他动情地紧盯住梅朵。

梅朵笑着说：“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顿珠看着她那红润的脸庞，猛地吻了她一下……

梅朵忙推开他，看了看周围说：“快走吧，叫人看见多不好意思。”

顿珠恋恋不舍地扬了扬手：“梅朵，再见！”喊声在苹果园里回荡。

梅朵深情地望着顿珠越走越远的身影……

二

梅朵脸庞变了，变成现在的梅朵。她在望着那棵蜜桃树。

“阿妈！”一个孩子的喊声惊醒了她。

梅朵一定神，一个约4岁的小男孩向她跑来，一边跑，一边喊：“阿妈，阿妈！”这就是梅朵的宝贝儿子，叫小旺久。

小旺久跑到梅朵跟前：“阿妈，阿爸回来啦！阿爸从学校回来啦！”

梅朵抱起他，悄声问：“看见阿爸啦？”

小旺久大声说：“看见了。是奶奶叫我喊的。”他从梅朵怀里滑下来，“阿爸穿着火箭式的大皮鞋。”他学着阿爸走路的样子，嘴里发出“咔、咔、咔”的声音。

梅朵抿嘴笑了。

小旺久：“阿妈，我要阿爸，你也要吗？”

梅朵嗔怪地笑了笑：“傻孩子！”

梅朵用头额背起苹果筐，一弯腰，把小旺久抱在怀里，悄悄地说：“阿爸去哪儿了？”

小旺久：“阿爸喝了奶奶打的酥油茶就走了。我要阿爸！”

梅朵背着苹果筐，抱着小旺久，边向村里走着，边小声说：“阿妈跟你去找。”

水渠边。

在一片苹果园旁的水渠上，背着夕阳的余辉，坐着两个男人。年老的五十多岁，叫拉巴，是苹果园的场长；年轻的叫顿珠，是梅朵的爱人。拉巴吸着鼻烟，望了望顿珠：“你要和梅朵离婚，这不对呀！你想想，5年前的今天，公社推荐你去内地上大学，要你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回来更好地为我们藏族人民做事，为西藏高原果树的发展做出贡献。

可你现在毕业了，文凭到手，还没有为边疆人民做一件事倒提出离婚。依我看呀，准是哪个姑娘迷上你了，缠住你了。那你说出来，大叔帮你做工作……。”

拉巴还在继续讲着，顿珠根本听不进去，脑海里出现了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

顿珠坐在教室里，在苦思着做毕业论文。大概是有什么论据找不到，桌上有那么多书，他却找不出答案来。

一个男同学（藏族）在他肩旁站了一会儿，递过一本书说：“你看，这里。”

顿珠接过来便读。

……

一个穿桃红色上衣、藏式短裙的姑娘走进教室，把一本关于果树研究的小册子放在书桌上，顿珠没有发觉。那姑娘便悄悄地站在顿珠背后偷看他的论文。这姑娘叫曲珍，是顿珠的同班同学。

顿珠读着那本书，读着，读着，眉头舒展了，高兴地说了一声：“好！太谢谢你了！”猛转身，一下子把曲珍抱住了。

曲珍一声尖叫，赶忙挣脱。

顿珠一看：“哎呀！是你！”

曲珍：“顿珠，你真是……”

顿珠：“曲珍，我太高兴了，论据找到了。”

曲珍：“光从书本上找到理论还不行，纸上种果树不行，我们从高原来，学的是苹果栽培，不回高原，不进果园很难说学好了。”

顿珠收敛了笑容。说：“得回高原，下苹果林。不过，那是我们这些穷老百姓家庭出生的人的事，至于你……”

曲珍：“我怎么？”

顿珠：“曲珍，我真羡慕你有个当林业局长的阿爸，还有个当妇联主任的阿妈。”

曲珍皱了眉头：“这与我的知识有什么相干？阿爸阿妈说：‘权力不是给人以知识。’既然他都不会因为权力而得到知识，我这当子女的不更得靠自己去学习，去进取吗？”

顿珠连忙截住说：“那是外行指挥内行，四化建设将会淘汰这些的，我们应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这种不正常的领导机构中接受教训，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掌握本领，弥补过失，做有文化、有专长的四化实干家。”

顿珠望着曲珍，微微地点了点头，脸上浮现出憨厚的笑容：“曲珍，你说的很对！每听你讲一次，都受到很多难得的教益，我要是能和你在一起生活，一定会聪明得多。我们就要毕业了，我俩能分配在一起，将来生活在一起那该多好啊！”顿珠边说边望着曲珍。曲珍那温柔俏俊的脸庞这时显得更加俏丽。

三

曲珍转身对顿珠严肃说道：“你不要这样讲。你是有妇之夫，你有个很好的家庭。我们都不能做那种不道德的事情。”

顿珠站在曲珍左侧，狡猾地眨了一下眼说：“曲珍，我要是没有妻子呢？”

曲珍转过身：“要是没有……没有……”她觉得一时不好回答。

顿珠象一下子抓住了什么：“曲珍，你怕羞，我知道。”

曲珍莞尔一笑：“你讲些什么呀？”

顿珠笑着：“我知道。”

拉巴还在讲着：“你应该明白，这几年，梅朵在家带着孩子，照顾着老人，耕耘责任地，还积极参加苹果园劳动，争了个三八红旗手，地区发了证书。在苹果园劳动她每月收入150多元，哪一条配不上你？我们做事，不只要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大伙，还要自己心里无愧！”

顿珠搓着手，无言可答，半晌才说：“大叔，我是考虑我的前途！”

拉巴：“前途？你是学果树的，梅朵又是种苹果的內行，你有理论，她有经验，在我们高原上还怕干不出……”

顿珠：“大叔，我是说政治上！”

拉巴：“政治上？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可不能离开业务空谈政治了，我们的国家不能再吃那种苦头了。”

顿珠转身不语。

拉巴一个劲吸着鼻烟。

圆月已经高高地挂上了树梢。

拉巴放下鼻烟袋，说：“你应该回家去看看梅朵了，要好好想一想大叔的话。”

苹果园。

朦胧的月光下，顿珠垂头向果园走去，伸手摘下一片苹果树叶放在嘴里吹着低沉的小曲。

顿珠家院中。

月光把老桃树的身影投射到地上。树影中，梅朵的婆婆

抱着睡熟了的小旺久，和老伴尼玛次仁对坐在小凳子上。

顿珠的阿妈说：“顿珠儿分在地区工作了。”尼玛次仁不时吸着鼻烟，半晌才说：“分在哪里都一样，只要能为我们藏族人民做出有益的事就行了。”

顿珠阿妈轻轻地拍着小旺久入睡，说：“我是想，梅朵这几年起早摸黑的忙，顿珠儿有了工作，也应该接她娘儿俩去住几天……”

尼玛次仁的目光转向堆放苹果的房间，可以看到在明亮的灯光下，梅朵正在细心地选装香蕉苹果。

尼玛次仁感慨地说：“这孩子可真是……”他对着堆放苹果的房间里的梅朵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疼爱的表情。

梅朵从房间里出来，回手锁上了门，来到院中，说：“阿妈，把小旺久给我，你和阿爸先去睡吧。他回来晚了，要是饿，我就给他做点吃的。”她顺手从阿妈怀中抱过睡熟了的小旺久。

顿珠阿妈说：“你忙了一天，你先睡，还是我等等他。”

尼玛次仁起身：“还等什么，他又不是小孩子，都去休息吧。”他拴好鼻烟袋，进屋去了。

四

房屋里。

梅朵站在床前，看着睡熟了的小旺久微笑的面庞。小旺久今天下午的问话声响在耳边：

“阿妈，我要阿爸，你也要吗？”

梅朵咬住下唇，也掩饰不住心头的高兴。她向睡熟的小

旺久做了一个逗乐的动作，一扭头，看见墙壁上镜框里她和顿珠的结婚照，那幸福的笑脸上溢出两个小酒窝。

她摸过梳子对着镜子梳着头发。镜子里的梅朵在对她憨笑。

她打开衣橱，找出锄子，她把锄子捧在手上，望着门口，在甜蜜的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满面笑容的顿珠走进门来，一见梅朵，惊喜地叫着：“梅朵！”

梅朵忙起身，笑着去迎接他。

顿珠象春风一样扑来，捧着她的两腮，动情地说：“梅朵，这几年，真叫你受累了，累疲了，我疼的慌。”

梅朵幸福地望着他，望着他……

他回来了。

他，没精打采地站在房门口。

梅朵赶忙把那锄子放在床头，高兴地说：“你回来了！”

顿珠仍木然地呆在门口，听到梅朵招呼后，他毫无表情地进屋来。

梅朵依旧十分热情地说：“阿爸阿妈等你，你没有回来，我让他们先睡了。你要是饿，我先去拌点粘粑，打点酥油茶来。上个月，咱阿妈捎来的鸡蛋牛肉，我还给你留着……”说着，拿过暖水瓶，盛上一杯事先打好的酥油茶，端到顿珠面前。

顿珠看也不看梅朵一眼，坐在藏垫上。

梅朵把一杯酥油茶放在顿珠面前，亲热地说：“你这么长时间不来信，阿爸阿妈都盼着你，小旺久也盼着你。”说

着，望了一眼床上睡熟的小旺久，“要是早知道你今天回来，让阿妈替我去摘苹果，我和小旺久去接你。你怎么不早来个信呢？”

顿珠把目光转向门口。他不看小旺久，也不看梅朵，心烦地搔了搔头皮。

梅朵开始发觉顿珠情绪不对头，惊异地问道：“怎么？是累了？还是身体不舒服？先喝口水吧，我去端水来给你洗脚。”说完就去摸铜盆。

顿珠冷淡地说：“梅朵，你坐着，我……”

梅朵停住手，站在他面前，说：“直说吧，何必吞吞吐吐，咱们结婚都那么多年了。”

顿珠结结巴巴地说：“有……有件事想……”

梅朵坐在对面的藏垫上，微笑着望着他，等他说下去。

顿珠：“这几年，让你在家里受累……”

梅朵一听，感到奇怪，站起来说：“你说啥？这是谁跟谁说话呀？亏你说得出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顿珠：“我是说，这些年，我在学校，你在家，这样两地过日子，让你受累。现在，我参加了工作，仍然是我在外，你在家，你还得受累。我想，为了你……”

梅朵又笑了：“想接我进城享福？我可不去，”顿珠轻轻地摇了一下头说：“怎么？你不干工作了，要回来，不怕你同学说你恋老婆，没出息？”

顿珠又摇了一下头，看了一下梅朵，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梅朵仍然笑着：“你看，说了半天，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坐着，我又该去选装苹果，一会儿就下班了。”说着，朝